

满口清凉消暑夏

□王国梁

夏天,食欲不振,人也容易打蔫儿。面对着一大堆的美食,就是没有胃口。不由想起小时候,那时没有冰箱,食材也有限,但每年夏天都过得那么有滋有味。我的味蕾上,依然保留着夏天的清凉记忆。

夏天,瓜园里的西瓜熟了,个个鼓着肚皮,招摇着馋嘴的孩子。父亲把西瓜摘回家,除了卖一部分,一定要留一些大个儿的放到地窖里。农家的地窖,赛过任何冰箱。地窖最天然,如今任何所谓高科技生产的冰箱,也无法模拟出那种自然清凉的功能。我总觉得如今冰箱里的西瓜有种怪味儿,而地窖里的西瓜是被来自土地深处的清凉之气浸润的,所以味道极为纯正。有什么能比大自然赋予的味道更地道醇厚?从地窖里拿出一只大西瓜,用西瓜刀剖开来,清甜的气息顿时弥漫开来。“下咽顿消烟火气,人齿便有冰雪声”,一家人围着一只西瓜,大快朵颐,大家都不作声了,只听到“咔嚓咔嚓”啃西瓜的声音。西瓜消暑解渴,地窖里的西瓜吃下去,清凉的感觉迅速传遍了全身,无比舒爽。我们吃得酣畅淋漓,吃完后,我们姐弟互相打趣,说谁的门牙大,啃西瓜最得力。有西瓜相伴的夏天,算得上舌尖上的盛宴了。那样的日子,真的是活色生香呢!

地窖是天然大冰箱,我们享受一夏清凉,离不开它的功劳。母亲把田里收获的瓜果蔬菜都放到地窖里保鲜,不仅能保存蔬果最纯粹的味道,还能留下宝贵的夏日清凉之味。地窖里的甜瓜、黄瓜、西红柿,我们拿上来洗洗就吃,果实还保留着植株的气息,而且那种清凉,也是温和的,不冰牙,悄悄浸入你的肺腑,感觉非常舒适,完全不像冰箱里的食品带来突兀的冰凉。

炎夏季节,我们的舌尖没有受到丝毫亏待,反而享受到了得天独厚的清凉滋味。母亲熬的绿豆汤,也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美味。绿豆味甘性寒,绿豆汤可以解渴消暑,清热解毒。烈日炎炎,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着,汗水早已顺着她的头发淌下来。灶膛里的火旺旺地烧着,绿豆很快在水中翻滚起来。母亲把火烧得小一些,慢慢熬煮。熬煮是需要时间的,但母亲总能沉下心来,等待绿豆慢慢变得软烂,最终与水融为一体。熬好的绿豆汤,要放凉后再喝。那样的时候,母亲忙着准备喝绿豆汤的小菜——凉拌黄瓜、白糖西红柿,都是很好的佐餐。绿豆汤盛到碗里,绿莹莹的,看着悦目,吃着爽口又爽心。喝上一口绿豆汤,温凉适中,软糯清爽,回味无穷。母亲有时还会在绿豆汤里放点白糖,味道更好。酷暑难耐,喝上一碗绿豆汤,齿间舌上是满满的幸福感,细细品味清凉的滋味,觉得整个夏天都是幸福的。

除了这些每天可享受的夏日美食,我们还有机会给舌尖来一次新鲜刺激的享受。那时的冰棍儿就一种口味儿,不像现在每家的冰箱里塞满各种口味的。那种口味儿,就是简简单单的甜和凉,却是记忆中最珍贵的味道。有一种橘子汁儿,用玻璃瓶装著,黄澄澄的。能喝上一瓶橘子汁儿,简直就像过年一样开心。如今面对各式饮料,却尝不出清凉的味道了。

相对于物质极丰富的今天来说,儿时的夏天太贫乏了,但我们依旧能把日子过得清爽而多姿多彩。那时候,我们拥有得少,所以懂得惜福。满口清凉消暑夏,一杯往事在心头,我怀念那一个个清凉的夏天……

玉屏之夏

□白兰

你在西环线上驰骋
顺着海拔的提点
去找寻凉凉的夏天

一路蛇紫嫣红
一路绿意盎然
眼波流转间
你俏目左盼
一道绿色的山峦
亭亭玉立于
花溪、柳江的西边

宛如美人之黛眉横卧
又如温润之绿玉屏立
有时朦胧
有时清澈

置身玉屏之上
向东向北 静静俯瞰
无尽的绿
缀着瓦舍楼宇
挽着池塘、小溪和江流
浩浩荡荡奔向
遥远的远方
万里河山
迤逦淌进你眼底
驻进 眉间心上

置身玉屏之上
朝看东山孕育红日

衣袂一挥
便是艳霞满天
炫目的美
乱了呼吸 惊了心跳
任那绚丽缤纷
任性地镌刻进 眼底心间
灵魂深处

置身玉屏之上
暮观夕阳西下
山下的梯田
沧桑中已变了容颜
晚霞是落日的写意画
有时浓墨重彩
美艳得惊心动魄
有时湿润如玉
把岁月静好
认真演绎到 极致

住在玉屏之上
不须寻找
凉凉的夏天
便不约而来
24小时不打烊的凉风
吹散一身尘灰
以及沉闷的暑气
此刻
你身心宁净
沁凉如一块美玉
虫鸣蝉唱

不再让你烦恼
古典的诗句
忽然自你唇畔流出
蝉噪林愈静
鸟鸣山更幽

住在玉屏之上
就着窗外的风景
闲闲把玩 一盏清茶
袅袅的茶雾
悄然撩动起山间的流云
或肆意奔涌
或轻舞飞扬
花树的芬芳
草木的精魂
在云卷云舒间
揉进茶香
只须轻抵一口
唇齿之间
满满都是
时光的芳华

住在玉屏之上
就着窗外的风景
整几个简单的下酒菜
邀三两好友
分享一壶好酒
看孤鹰与滑翔伞
比翼双飞
观落霞与老树林

相顾忘言
只需浅酌一杯
喉间胸口
瞬间溢满
岁月的醇厚

雨中的玉屏
因为风或者雷电的加持
情绪起伏不定
性格变幻莫测
有时
是一支狂野的歌
轰轰烈烈 澎湃激荡
有时
是一首婉约的词
浅浅的唱 低低的吟
你或是随她起舞沉浮
或是在沉浮中
酣然入梦

雨后的玉屏
大美让人忘言
出浴的丽人 太俗
无法表达她的空灵出尘
湿润的美玉 太静
不能描摹她的灵动俏丽
词穷处
只好借一分山之美
扮作一个安静的美人
坐看 云起……



玉屏烟云。

白兰 摄

生活·感悟

母亲是一盏油灯

□宋扬

每位白发苍苍的母亲,都曾经是一位花季少女。舅妈总夸母亲,说她当姑娘时是村里的一朵花。

母亲很爱美,也很爱干净。母亲抹洗灶台、碗筷一点儿不含糊。对自己,她节俭得很。这些年,母亲好不容易才穿上裙子,却早过了能选择艳丽色彩的年龄。那几年,母亲置办我和妹妹的衣裳,丝毫不吝惜钱,总把我们打扮得与镇上的娃儿相差无几。母亲的意识里,吃什么,别人看不见;穿什么,不能让两个娃儿显可怜。挑了小菜去卖,母亲去镇上的皮鞋摊给我们选新鞋;卖了肥猪给刀儿匠,母亲扯最好的布,找镇上最好的裁缝。

母亲接受新鲜事物很快。这几年,我的女儿慢慢大了,母亲终于闲了一些,她进了老年大学,结交了好几个知心朋友。每天,有太婆给母亲打电话或直接在单元楼下呼唤母亲,她们相邀一起去公园跳广场舞。

前年年三十晚上吃团年饭,母亲很羡慕地说,有好几次,我抱着诺诺(妹妹的孩子)在公园里看别人跳舞,我好想跳呀!

我们开玩笑说,你就抱着娃儿跳嘛。母亲先是一副抱怨的表情,“那咋个跳呀?”立即,母亲又开始自我安慰,又像是安慰我们——“不能跳就不跳嘛,也不是非跳不可!难道跳舞比娃儿还重要?”

掐指一算,母亲告别她的老年大学和舞伴们已快两年。妹妹读医学院毕业后,在离我家不算太远的地方上了班。两年前,妹妹的孩子出生,母亲去了妹妹那边。如今,母亲又向妹妹抱怨曾经向我抱怨过的话——“等娃儿上幼儿园,我是要回去的哈!”母亲要回的是我这边。在母亲心里,随子不随女天经地义,我这儿,才是她最后的归宿。有一次,我和母亲开玩笑说,“你看你回得来不?诺诺上幼儿园不需要接送?妹妹他们上班接不到娃儿的嘛。”母亲突然拉下脸来,嘟嘟囔囔地,一副很生气的样子:“那我不管,老娘我都七十多岁了,我还能带那么久?”

我们习惯了母亲嘴上的牢骚,知道母亲的心其实比豆腐还软。

那天,我下班回家,看见母亲正在收拾大包小包的衣服。母亲是坐公交车回来拿她的衣服的。母亲说她抽空去大市

最崇高的敬礼

(外一首)

□山眉

七里坪的风吹过山岗
空气中有丝丝冷寂
突发的疫情牵动无数人的心
紧急集结
逆行者趁夜色出发
他们来自内江、资阳、雅安
他们来自眉山各区县
他们来自洪雅各行各业
同心协力,守护七里坪
风雨无阻,汗湿衣衫
在七里坪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留下温暖的气息

七里坪的天空变得安静
天空下无数忙碌的身影
每天烈日与风雨中来回穿梭
累到直不起腰的艰辛
他们默默承受
挺起的脊梁诠释着新时代的
青春、大爱与力量

十六天的拼搏、鏖战
七里坪的绿水青山记得他们
十六天的坚韧、淬炼
点点萤火汇成一片光明
上千名医护人员、志愿者
他们用热血点亮了这片天空
这个夏天,历史将会铭记
抗疫英雄
让我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抗疫,有你有我

你在山上通宵不眠
我又怎能安然入睡
你在一线抗疫拼搏
我在县城防疫值守
洪雅这方土地上
有我的青春
你的青春
他的青春
一代代人的青春
共同铸就这一方灿烂文化
共同建造这一方山水盛景
共同守护这一方幸福家园